

17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今天我休息

李天济 编剧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0·北京

今天我休息

李天济 编剧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财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 $2 \frac{5}{8}$ • 字数: 47,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T0061·221 印数: 1—16,600册

定价: 0.25元

內 容 說 明

这一天是民警馬天民的休息日。他准备去会见他倾慕已久的姑娘。

上午約好了時間，可是遇到一位从乡下送一船小猪到上海来的老大爷，找不到地方，而小猪又已經饿坏了。这种事，民警哪能不管？虽然在休息日。馬天民帮助老大爷打听了地址又找到了猪食，可是約会的时间早过了。

只得改約下午。真不巧，馬天民管轄地段的一个小孩得了急症，孩子的爸爸正在煉鋼。这种事，民警哪能不管？虽然在休息日。等馬天民送小孩到医院治疗完毕，約会的时间又早过了。

姑娘真有耐心，又約他去她家吃晚饭。这回可不能再耽誤了。誰知少先队员檢来一个皮夹，里面有錢、有車票、还有個“快”的电报，看来它的主人有紧急公事。这个，民警哪能不管？虽然在休息日。等馬天民找到主人送还皮夹时，又早过了約定时间。赶到姑娘家里时，姑娘真生气了。完了！吹了！恰好在这时候，姑娘的父亲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送小猪进城的老大爷。于是一切誤会都解释清楚了。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民警馬天民得到姑娘一家人加倍的尊敬和喜爱。

一九五九年秋，上海。

黎明时分。

薄雾，淡淡的路灯光，晓色迷蒙。

一部自行车驶过，车上是户籍民警马天民。

车子迅速平稳地滑过湿漉漉的路面。

路面不断被大卡车的车灯扫亮，闪闪发光。

一串汽车越过马天民疾驰而去，这些汽车里有各式各样的卡车：三轮的、六轮的、十轮的、挂着长长的拖车的、伸着起重铁臂的……载着钢材、铁块、沙石、木箱……

邮电局大门口。

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们，三三两两，进进出出，势如穿梭。

马天民转进一条支路，越过一长串车辆。

一长串徐徐而行的三轮拖车、劳动车、脚踏车、车

上塔似的堆着整齐的蔬菜、瓜果……

馬天民的戶口段。車子停在一条弄堂口上。

馬天民打开牆上的“联系箱”，摸出几张紙片。

馬天民推着車子，走向另一条弄堂，打开“联系箱”，摸出两张紙片，放在袋里。

几个年青女工，一路格格地笑着，走进弄堂里来。

“馬同志，”一个女工招呼他。

“这么早就起来啦！”另一个女工講。

馬天民一面关上箱子：“你們呢？”

女工：“我們——还没有睡呢！”

馬：“我也是，夜班，刚下班……”

另一女工：“那还不快回去……”

馬天民骑着車子回去。

空蕩蕩的公共汽車出厂了。

有軌電車轟响而去，天綫上爆起朵朵蓝色的火花。

馬天民踏着車子，輕快而且飘逸……

远处，一盞紅灯。

灯下的木牌子：上海市公安局××分局××派出所。

馬天民推着車子进去。

里面，值班的女民警赵英正在接电话：“好，好……”

馬天民从牆边的柜子里抽出本大簿子，摸出口袋里

的紙片，坐在一邊登記。

趙英放下電話，在黑板上寫：“今日下午七時半，到分局開會。——值班、休息的，可以不去。”

馬天民還在忙着擬登記卡。

趙英：“馬天民同志，你該休息去了。”

馬天民得意地：“我值一個夜班，段里添了四個小公民。”

趙英有點驚奇：“这么快你就知道了……”看他的紙片，“啊，你这个法子好，孩子一落地，把这往联系箱一丢就行了……”

馬天民：“我那边劳动人民多，大跃进么，誰不忙，这不就給他們省事了。”

趙欽佩而又羨慕：“馬天民同志，我，一点工作經驗都沒有，以后多幫助我一些。”

馬天民：“互相幫助。記住所長的話——处处、时时刻刻都想着群众的利益，群众的安全。——咱們是人民警察。”

馬天民一邊解衣服，一邊上樓。

馬天民的臥室，一間極小的亭子間。

一張木板床，一張小書桌，牆角是他自己做的白木的書架子。

馬天民脫掉了外衣，站在書桌前面，注視着桌上的照片——照片壓在一尺見方的玻璃板下面，兩個穿着制服的女郵遞員，一個年約三十，一個二十左右。

馬天民翻過一頁日曆，拿起桌上的紅鉛筆。

馬天民在日曆上寫：“今天我休息。”

他關上了燈。路燈光平平地透到屋裡來，小屋子被劃成了兩截，上半截昏蒙蒙的就像飄浮著一樣。

馬天民睡了。

路光照著書架子上的一个小小的玻璃象片框。

照片上的馬天民戴著獎章、紅花，滿面含笑。這是一種最開朗的笑，看著看著，你也會笑起來。

市聲逐漸喧囂。

屋內的人們也都起床了，听得到自来水的嘩嘩聲。

二

郵電局里。

郵遞員們一組組地緊張迅速地分配信件，加蓋郵戳。

姚美貞（馬天民照片上的那位年約三十的女郵遞員）熟練地整理著信件，一面高聲叫：“劉萍，好了沒有？”

劉萍（照片上的那位二十歲左右的女郵遞員）在牆角的一堆人裡面，手下更快了，頭也不抬地：“快了，快了。”

她旁邊的一个男郵遞員：“去吧，姚大姐在等你呢。”

刘萍：“不忙。”抬起头来，“姚大姐——”

姚美贞已经完工了，一面拍打着衣服，过来帮忙了。

刘萍：“你们可真快。”

男邮递员：“你们快走吧，今天你们俩都是轮休，已经帮了我们一个早班了，快回去吧。——走吧，走吧！”

姚美贞拉着刘萍，走到窗口，低低地：“上次跟你谈的事，考虑过没有？”

刘萍沉默。

姚美贞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她：“喏！”这是马天民的照片。

刘萍脸一红，赶忙看着窗外。

姚美贞：“这是他送给我爱人的。——你们见过吧？”

刘萍平淡地：“没有讲过话。”把照片还给姚美贞。

姚：“对，他说过，在我们区的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他对你印象好极了。”

刘萍几乎沉不住气了：“啊！”自己随即警觉了，淡然一笑，“好么。”

姚美贞：“今年二十六岁，共青团员，五七年入团，我爱人一直领导他工作的。他说这个人好，那就坏不了！”

刘萍不语。

姚：“性格也好，老实、诚恳……人生得也端端正

正的。”

刘萍还是不講話。

姚美貞急了：“你这个人，怎么不講話啊？”

刘萍一抿嘴：“講什么？……”

姚美貞：“小鬼！人家請我介紹，要跟你認識……”

刘萍虽然心跳得厉害，可还是大方、平靜地說：
“可以嘛——大家都是同志。”

姚美貞看穿她了，一笑：“快走吧。”拉她。

刘萍：“忙什么？現在就去？”

姚美貞一边推她走：“你跟我走嘛，巧得很，今天
他也休息，快。”

刘萍掙扎：“噢哟，看你，——总得穿件衣服嘛。”

姚美貞：“对，对！”

刘萍：“先到我家里去——”

刘萍家——工人新村。

姚美貞站在草地上喊：“快点啊！”

刘萍出来，姚美貞挽住她：“巧吧！”指她家門
牌：“我家也是十七号——。又細細打量她：“走吧，
到派出所去。”

派出所內。

所长于学斌正蹲在地上，給脚踏車上鏈条。

“所长，”赵英喊他，“你爱人来了。”

于学斌站起来，姚美贞，刘萍已经进来了。

“小刘，休息啊！”于学斌伸开一只蒲扇大手迎上去。

“看你！”姚美贞把他手一拦，顺手递张废纸给他，“手！”

于学斌笑笑，擦手。

刘萍：“要出去啊！”

“嗯，嗯……坐，坐！赵英啊，招待一下，本区的先进人物……”向老婆做眼色。

姚美贞大方地把于学斌推到一边：“马天民呢？”

于学斌喜形于色：“答应啦？成功啦？”

姚美贞瞪他一眼：“不要叫，——他人呢？”

“睡觉呢……”

“还在睡？”

“昨儿夜班，天亮才下班。”

“啊哟，那——”

于学斌眉头一皱——下定决心：“喊他！难得你们也休息，好机会……”说着，上楼，到马天民亭子间门口，敲门。听听，更重一点敲。

姚美贞也上楼来了，站楼梯当中。

刘萍虽未上楼，可暗暗注意着。

于学斌急了，用力推门。

门一推就开了。

室内空空如也，于学斌怔住，室内的小台钟指着九

点半。

姚美貞也跟进来了。

刘萍若无其事地看着派出所里进进出出的群众們，
又不断注意楼上——

楼上一点声音都沒有。

楼上，亭子間內。

于学斌真有点急：“总是！总是不肯休息。”

姚美貞：“怎么办呢？”

于学斌既着急，还又很贊叹地：“这个同志，真是認真負責！又到他戶口段上去了——可是，唉！人家来了啊！”

姚美貞热心地：“你找他去，我們等着！”

于学斌：“我要到分局去，有會議——”

姚美貞：“分局——不正好是順路嗎？”

于学斌：“对，完全正确，我就去。”

两人一齐下楼，于学斌去推車子，姚美貞拉起刘萍就往楼上走：“老于就回来，等等他。——先休息一下。”

三

“×××第三居民食堂。”

这是普通的两間店面房子改的。

后面厨房里正在大扫除，于是午饭的准备工作，就都转移到饭厅里来了，几张方桌上已经整齐地排满了饺子，有人正在点数。

四围——剥馅子的、赶皮子的、和面的、捏面的、包的、递的、接的、拿的，真是忙而不乱。

桌子上。马天民三口两口把早饭吃完了。

华花花，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趴在他腿上，伸出窝起的两只肥肥的小手。

马天民把碟子里的油炸蚕豆瓣一片片地放到他手里，一面嘴里还数着：“一、二、三、四……”

华花花跟着数：“一、二、三、七……”

马：“四，四，小家伙……”

花花：“四，四，小家伙……”

马天民笑了，一下子都倒给他，抱他下地，抹抹桌子，正要端起碗碟到厨房里去洗……

“老马——”四十多岁的黄嬷嬷气呼呼地冲进来，拉住马天民，“你去，非你去不可……”夺下马手中的碗碟喊：

“小铃子！”

“噢，妈！”小铃子，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从包饺子阵营鑽过来。

“去洗！”黄嬷嬷不顾马天民的反对，把碗碟塞给小铃子，推马：“去，去……”

“去，去……”花花也口齿不清地学着。

馬天民抱起花花：“什么事？黃嬌嬌？”

黃：“我那個寶貝兒子，還有一——”指花花，“他爸爸，沒辦法，非你去……”

黃嬌嬌一面講，一面推着馬天民，穿過正在洗刷的廚房出去。

弄堂里，忙的热火朝天。

人們執着橡皮管子，忽左忽右，又上又下地用水噴刷牆壁，沖洗地面。

人們一邊給馬天民讓路，一邊打招呼：“老馬……”

“馬同志！……今天休息啦……”

馬天民簡直是應接不暇，顧着路邊的，又漏了樓上擦窗戶口的，剛對三樓窗口的大姐喊了一句：“當心！”又被一個老奶奶攔住了去路：“老馬！”

這位老奶奶已經年過五十，可精神卻出奇的健旺，手上捧着一迭洗燙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就是攔住馬天民不讓走：“你的脏衣服呢？”

馬：“洗了，我自己洗了……”

老奶奶：“好么，我有办法对付你！”

老奶奶剛過去，旁邊又杀出一个拖着大扫把的男人：“老馬，明晚上的會，你一定要來啊！”

馬：“來，來——你主持，我旁聽！”

那男人：“我不行吧？”

馬天民一笑：“行，你治保委員還不行？快掃

吧！”

那男人連忙扫起来。

百忙中，黃蟾蟾一直在滔滔不絕地抱怨：“这两个……馬上就要上班去了，上爐子去煉鋼啊！还是不肯歇着……”

馬：“干什么？他两个？”

黃：“你去看，我說不聽啊！刷牆呢！……”

弄堂拐一个弯。

迎面，華占魁正爬在高高的毛竹梯子上，兴致勃勃地往牆上大刷石灰水。

“快下来，下来！”下面黃飛扶着梯子喊，“老華，馬同志來了！”

這一声馬同志，比什么都靈。華占魁立刻下來了——裝石灰水的小木桶連吊在梯子上都不管了。

二人剛要躲開，已經被攔住了。

花花對華占魁大叫：“爸爸，爸爸……”

華占魁接過花花：“老馬，今天休息，還來啊……”

馬：“你在干什么？”

華：“我……沒有干什么。”

馬：“還不承認，看你臉上！”

華：“臉上怎么？”順手一抹——臉上的幾點石灰水倒事小，手上的石灰水可抹了個滿臉。

馬：“看你們，今天不上班啦！？”

黃飛：“不上班？吓！今天要大戰一場呢！”

馬：“那還不回去歇歇——回去！”

黃飛一個立正：“是！”拉起華占魁就走。

黃嬌嬌看着他們的背影，得意地：“不听话，好么，我有人治你們。……老馬啊！”她一轉身，老馬沒了，抬頭一看，老馬已經上了梯子了。

“啊哟，你……”

老馬：“我刷一半……”

黃嬌嬌：“下來！給我下來！”

馬天民還要往上爬……

黃嬌嬌冒火道：“聽見沒有！？”

馬天民孩子似的一笑，只好下來。

四

于學斌推着車子進來。

黃嬌嬌熱情地：“于所長來啦！”

于：“你好啊，黃嬌嬌——”

馬天民迎上去：“有事？所長。”

于：“快回去，有希望……”

馬天民怔住：“啊……”

于：“我愛人在等你！”

馬天民恍然：“啊……那——劉……”

于：“當然，劉萍來了。”

“劉萍！”黃嬌嬌也明白了，“所長，這可是件大

好事。好姑娘！我在区里见过，……嘻！”回身推馬天民：“你还不快走！”推他，“走……”

黃嬌嬌回身，向所长：“老馬也該成家啦，从小沒爹沒娘，跑到上海來討飯，十三歲就蹬三輪車，要不是解放，不是共产党，他那有今天！”她笑嘻嘻地看着所长：“所长！你也真是个好所长！”

五

接近鬧市的一條馬路。

馬天民匆匆而來。

路面并不太寬，車輛行人可还真不少。

鈴聲震耳——远处一部自行車風馳電掣而來。鈴聲煩急地、頑強地、繼續地越响越近。

馬天民在行人道上停下來，皺眉，遠望。

一部自行車，以惊人的速度，在各式車輛的洪流中穿插而過，不斷超擋，接近路口時，更不顧一切，內擋超越，兩部三輪車只好刹車。

車上的年青騎者冒冒失失，兩眼圓睜，精神煥發，不顧三輪車夫的斥責，得意地冲刺而過。

馬天民趕到路口，舉起手：“同志！”

冒失鬼騎者毫不理會，簡直是從馬天民鼻子下面一掠而去。

馬天民回身：“同志——”追上去大聲：“同志！停車！”